



每月短篇小說評介

沈萌華

「怎一個 好」字了得

——評端木方新作「玉堂春」

「每月短篇小說評介」專欄自上月起，個人將部份報紙副刊及雜誌發表的短篇小說予以列表編目，得到各方極熱烈的反應。尤其是臺灣時報副刊主編周浩正先生、自由日報總編輯桑品載先生、副刊主編彭選賢先生，或以書面，或以電話提出他們最熱切的關懷。在此，個人藉機向三位致由衷誠摯的歉意。由於資料蒐齊不全，致有遺珠之恨，幸得桑品載先生，投書補正，又蒙周浩正先生慨然提供該刊珍藏之本年度一、二、三月份副刊，特於本月短篇小說市場中補述，權作補牢之計。

必須聲明的是：個人的力量實在有限，掛一漏萬，勢所難免。歡迎讀者朋友提供高見，俾使「短篇小說市場」內能够充份展現吾國短篇小說每月生產量之概觀。

四月份短篇小說市場

四月份個人蒐集到的十一份日報副刊與九種雜誌所刊佈的短篇小說作者及篇目如次：

中央日報中央副刊計二篇（夏鐵肩主編）

雲翳

晴雲作

十四日刊

百合

薛笠作

廿五日刊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計三篇（高信疆主編）

芒果

李赫作

十、十一日刊

夾殺

孫璋芒作

十六、十七日刊

失車記

段彩華作

廿八、廿九日刊

中華日報中華副刊計三篇（蔡文甫主編）

菊花

鄭人惠作

六日刊

玉樓春

郭惠心作

十六日刊

金老太太學畫

廖美玲作

廿五日刊

臺灣新生報新生副刊計九篇（劉靜娟主編）

香火

鄧文來作

一、二日刊

洗衣服的手

水天作

四日刊

永恆的劇本

藍風作

七日刊

道是無情

羅晴作

十日刊

闖入者

張瑞麟作

十一日刊

醫生說

劉詠森作

十五、十六日刊

她的畫像

畢璞作

十七日刊

傳薪記

宣建人作

十八日刊

愛唐尼的女孩

麥垂作

廿九、卅日刊

臺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計六篇（魏端主編）

放鳥記

宣建人作

一日刊

靈厝

張榮彥作

二、三日刊

進香

陳君淑作

十四日刊

父親的虱目魚塢

陳文榮作

廿一日刊

叉燒拉麵

張玲作

廿二、廿三日刊

夢中的她

劉詠森作

廿五日刊

臺灣日報臺灣副刊計七篇（陳篤宏主編）

趁一切還來得及的時候

水天作

三日刊

四十寂寥

愛亞作

十、十一日刊

禍水

吳曼瑰作

十五日刊

愛的凌虐

楊小雲作

十六日刊

大聲公

劉詠森作

十七日刊

春的喜訊

陳秋娟作

廿二日刊

追

楊御龍作

廿六、廿七日刊

自由日報晨鐘副刊計八篇（彭選賢主編）

玉堂春

端木方作

六、七日刊

行屍記

黃海作 八日刊

十大罪狀

朱西寧作 九、十、十一日刊

榜樣

楚卿作 十二日刊

陸橋上下

黃瑞田作 十五、十六日刊

經營者

李喬作 廿、廿一日刊

浪子之悲

陳仁泰作 廿六日刊

誰來愛我

劉詠森作 廿八日刊

聯合報聯合副刊計六篇（痙弦主編）

代課

楊明顯 作三月卅一日四月一日刊

玉堂春

端木方作 六、七日刊

拿不起的四十七歲

子于作 九、十日刊

補鍋鳥之鄉

徐仁修 十一日刊

悲劇脚本

吳念真作 十四至十九日刊

新聞鎖

張大春作 廿、廿一日刊

青年戰士報新文藝副刊計三篇（呼嘯主編）

臘梅飄香

姬小苔作 九、十日刊

石家古厝

張漱蘭作 廿二日刊

裴裴

臧冠華作 廿四、廿五日刊

臺灣時報時報副刊計三月七篇四月五篇（周浩正主編）

抓住我！太陽

姬小苔作 三月三日刊

老屋深情

曾寬作 三月九日刊

旱

黃黃作 三月十一日刊

玉蘭花

鄭清文作 三月十三日刊

兒子生日那天

辜輝龍作 三月廿一日刊

創世紀

關紹箕作 三月廿四日刊

桃花過渡

顏崑陽作 三月廿六、廿七日刊

阿魯的魔術

李春霞作 四月二、三日刊

浮世繪

李敬作 四月四日刊

掙扎

張瑞麟作 四月十五日刊

月琴記

陳煌作 四月廿日刊

婚禮

卡羅作 四月廿五日刊

民衆日報民衆副刊計三篇（黃忠霖主編）

歸趙

張榮彥作 十一日刊

驚魂記

劉志祥作 十六日刊

午後

曾崧鈴作 廿五日刊

文壇雜誌計一篇（林文義主編）

疑雲

詩平作

文藝月刊計六篇（俞允平主編）

最後的押注

周梅春作

我的手不再冰冷 鄭慶慈作

驚蟄

洪友白作

我不跳「迪斯科」

張過作

瓶中人

岩岩作

巧計

舒涵作

新文藝月刊（王璞主編）四月號無短篇小說刊佈。

中華文藝月刊計二篇（夏楚、張默主編）

迎風稻草香

張過作

上訪（上）

曾焰作

幼獅文藝月刊計一篇（段彩華主編）

夏日午后

鍾信仁作

中外文學計一篇（張漢良主編）

不見浪花的衝激

雲輝作

皇冠雜誌計一篇

顛蛤蟆與青蛙

楊人凱作

中央月刊計二篇

晚福

吳東權作

等

劉詠森作

明道文藝月刊計三篇（陳憲仁主編）

夕陽

晶晶作

連環套

鄧文來作

漁網村傳奇

洪醒夫作

以上四月份短篇小說篇目合計七十一篇，其中五十四篇刊載於各報副刊，十七篇則分別出現於各雜誌中。若分別論之，以臺灣新生報所發表的篇數最多，達九篇，但一般而論，水準較差，除名家作品外，頗多新人習作。自由日報晨鐘副刊次之，計八篇。水準最整齊，朱西寧、李喬、黃海、楚卿等的作品，俱有其固定之評價，尤其是擱筆已達廿年之久的端木方新作，「玉堂春」的推出，更受文藝界之重視。再次為聯合報及臺灣新聞報副刊，皆各刊佈六篇。聯合副刊仍保有其一貫特色，人不分老少，文但求其新奇。其中包括楊明顯、子于、吳念真、張大春等經常出現在聯副的名字。臺灣時報副刊由於四月份推出童話月，小說數量略減，將其中一篇童話「阿魯的魔術」一併計算，共計五篇，以新人張瑞麟作「掙扎」一文較具可讀性，但情節安排仍嫌牽強，作者欲有大作為，尚待勤加操筆演練。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則發表了去年時報文學獎的小說佳作，李赫的「芒果」，及名家段彩華的「失車記」，及新人孫瑋芒的「夾殺」。「失車記」的題材垂手可得，情節安排耳熟能詳，未見創意之發揮，殊為可惜。其餘中央、中華、青戰、民衆

本月份短篇小說作品皆乏善可陳。雜誌部份，以文藝月刊登載篇數最多，其餘皆一、二篇點綴而已。

誠然，數量的多寡與創作成果的高低並不一定成正比。但若論其對文學界的影響，則不無蛛絲馬跡可尋。首先，我們注意到編輯人的態度與發表量有絕大的關係。文藝月刊、新生報、自由日報、臺灣時報等副刊編輯人一方面園地開放，大量起用新人作品，一方面全心投注，盯牢名家，虛心求教。編者的用心可喜可敬。中央、中華、新生等公營報則略顯老大，平平穩穩，但求無過，鮮有佳構出現。令人納悶的是民衆日報在鍾肇政先生親自主編時期，栽培不少強打擊手，如今安在？頗有日薄西山，欲振乏力之態，殊爲可惜。至於聯合、中時兩大報，主編人固然兢兢業業，誠惶誠恐，但兩者打對臺互別苗頭爭搶風頭的局面迄未改善（恐怕永無和解之日了），鷸蚌相爭，尚有漁翁得利，他們兩強互鬪，文壇若遭池魚之殃，恐惟有無語問蒼天了。尤其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自春節後推出所謂「人間春季文學大展」以來，究竟刊登多少篇創作，恐怕人間編輯心裡有數吧？如果宴客時，餐桌上儘是金盤銀碟，配以電子分色五彩燙金的烹調

說明書，看得人眼花撩亂，舉起筷子却只有數碟小菜，教一羣饕餮者何以裹腹？

四月份的作家羣中，表現最突出的應數劉詠森女士，一個人發表作品達五篇之多，創作之勤，無出其右。如果沒有過人的精力與特強的創作生命力，恐怕難以爲繼，寄望劉詠森女士未來的作品，量多固然令人欽佩，如何求小說作品密度的壓縮恐怕是不可不力予在意的。

大學校園的作品被編輯人重視起用也是四月份短篇小說市場的特色之一。中華副刊推出臺大中文週，連續登載一星期臺大中文系學生的作品，（除廖美玲的「金老太太學畫」外，其餘皆爲散文）。臺灣新聞報則「推出」師大小說選。明道文藝與中央日報合辦的第一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徵文比賽於五月初揭曉。這件事透露出兩種現象：其一是編輯人重視校園裏新生代的崛起，其社會背景與羣衆心態恐怕與校園民歌及學生參予社會之運動有不可分之關係。其二爲編輯人苦無好作品，寫作人數的驟減，迫使編輯人強作無米之炊，雖不致於掘苗助長，却也不無迫不急待之嫌了。

七十一篇作品裏，端木方的「玉堂春」，論佈局、情

節、人物刻劃、氣氛烘托，行文遣字，本月份短篇小說似乎無出其右者，朱西寧先生的推崇備至，實不爲過。朱西寧本人的創作「十大罪狀」却艱深晦澀，若非對文學抱持極虔敬的熱忱恐怕無法一口氣讀完。朱氏文章已發展成一格，單句或片語乍讀甚美，通篇則理路難明，百思經常不得其門。若干論者以爲朱氏早年作品真教人懷念。子于的「拿不起的四十七歲」，寫來像更年期的男人的自白，韻味盡失。李赫的「芒果」顯然是鄉土文學大風吹搶位子坐的作品，行文拖拉，了無創意，毫無黃春明、宋澤萊等人的明快節奏，勉強擠上時報文學獎佳作之林，應是流風所及，衆評審委員也隨着風吹草偃吧？吳念真的「悲劇脚本」，標準的新聞小說，如果趕在發生礦坑災變後人們記憶猶新時刊登出來，（最適宜在時報週刊上登載），不失爲新聞小說的佳構。但編輯人將該作品扣押下來，時隔年餘，新聞性盡失，已無甚發表價值。以文學作品而論，「悲劇脚本」流暢通順，結構井然，人物塑造尚能把握其特徵之一二，惟其悲劇結局早已在讀者逆料之中，不必任何暗示，盡失了短篇小說最吸引人的瞬間緊湊的戲劇效果。倒是三月十三日鄭清文發表

於臺灣時報的「玉蘭花」頗能掌握讀者這點窮追不捨的懸疑心理，一路讀來，吊足了胃口，叫人大喊過癮。「玉蘭花」在鄭清文的一系列作品中，算是一篇異數。鄭氏短篇經常是老嫗講故事，娓娓道來，不慌不亂，任憑故事再緊張精彩刺激香艷，到了鄭清文筆下，總是清清淡淡，如玉蘭花的清香。既無峯迴路轉的懸疑，也沒有一洩而下的痛快。只讓讀者慢慢去咀嚼，去回味。洪醒夫的「漁網村傳奇」和去年時報文學獎的首獎作品「一九七四年」一樣，只是一篇故事綱要，空有骨架，棱角崢嶸。該文是明道文藝爲配合作家專訪的專欄而邀得之作，很可能是作者從不滿意的抽屜裏撿出來應景的吧？

端木方停筆二十年，據聞，桑品載先生不知道費了多大的勁，追索到這一篇佳構「玉堂春」，難免不勝得意，未發表便先漏了口風，聯副廬弦先生當仁不讓，爭取來同時發表的機會。於是四月六、七兩日的聯合副刊及晨鐘副刊便出現了一稿兩登的情形。原來，一稿兩投是編輯人最大的忌諱，現在却出現了兩個人爭吃一條魚的情形。是作者與讀者之福乎？禍乎？這問題姑且不論，端木方的「玉堂春」細細讀來，真

好！叫人忍不住要說，怎一個「好」字了得！

貳·評述「玉堂春」

「玉堂春」是五十年代重要作家端木方的最新力作，自由日報晨鐘副刊於刊載當天，同時配合登出朱西寧先生的推薦文章：「小說家有喜慶——賀端木方復出新作」，對端氏與另一作家潘人木皆推崇備至。我生也晚，端、潘兩氏五十年代作品無緣拜讀，毫無印象，同時也不是本文所欲討論的主題。然而就七十四年四月份的短篇小說市場而言，「玉堂春」不愧是佼佼之作，非其他作品所能望其項背。

「玉堂春」作者端木方，根據朱西寧的介紹，本名李璋，山東利津人。民國十年生，著有「疤勛章」（三十九年雙十節中篇小說第三獎）、「四喜子」（四十年文藝節中篇小說第三獎）、「星火」（四十一年文藝節中篇小說第二獎）、「拓荒」（四十三年文藝節中篇小說第二獎）、「殘笑」（四十三年國父誕辰紀念長篇小說第一獎）、「青苗」（四十四年國父誕辰紀念長篇小說第二獎），以及「腳印」、「拾夢」等小說集。「拾夢」於民國五十一年一月，迄今已

滿二十年，從未再有小說作品問世。

「玉堂春」原來是平劇裏一齣戲碼。劇情是說一個豪門公子王金龍，進京應試，偶而涉足勾欄，見妓女蘇三，驚為天人，迷戀不捨，為她取暱名為玉堂春。自此在院中揮霍無度，牀頭金盡，被鴿母趕出來，落魄無依。幸得玉堂春暗中贈以銀兩，勸他上進求取功名，容圖後會。王金龍走後，蘇三為其守貞，但有一山西富商沈延齡，用銀千兩買回玉堂春做妾。大婦皮氏心生妒念，以毒麵加害玉堂春，不料被沈誤食，中毒而亡。皮氏將計就計，誣稱玉堂春毒死親夫，告到縣府，行賄問成死罪候決。王金龍應考連捷，中了兩榜進士，欽點山西巡按。他看到玉堂春「謀殺親夫」的招詳，觸動前情，便將人犯提到省垣，親自與藩臺潘必正、臬臺劉秉義，三堂會審，平反了玉堂春的冤獄，兩人破鏡重圓。

端木方筆下的「玉堂春」藉此平劇戲碼為標題，故事則述說一個時髦女秘書朱宛愉，因工作關係認識公司裏一名法國客戶沙克顧問。男貪女愛，不勝纏綿。沙克並允以先辦理屬地居留，並設法湊一筆贍養費，回里昂和太太辦離婚。為示真誠，且留下護照給朱

宛愉保管。朱秘書果然和玉堂春同樣「多情」，將身邊私房錢傾囊而出，並說服其兄嫂贊助，湊足美金萬元，交給沙克。不料沙克在報紙小廣告上登個護照遺失作廢啓事，申請補發後，荷包裏裝滿了萬元美金，溜回國去了。朱宛愉不甘人財兩失，告到公司裏董事長娘娘那裏，指控當初她與沙克認識是公司裏的課長余同泰「強加撮合」，並交定管理員老馮串通一氣。當下氣得余同泰火冒三丈。此仇不報非君子。適巧老馮清理沙克留宿的房間時，無意中發現沙克與各地情婦苟合的紀念相片一本，其中之一便是朱秘書的萬種風情。另加一卷錄影帶。當下心生一計，余同泰便將公司代沙克墊付給朱宛愉的一萬美金支票分裝兩個封袋。其中之一偷天換日裝上朱與沙鬍子的照片，演出一段鐵證如山的現代「三堂會審」，逼得朱宛愉炒魷魚走路。

古今兩個故事拿來對比一下，頗為有趣。平劇「玉堂春」描述的是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端氏的「玉堂春」則寫的是負心郎騙痴情女的通俗故事，題材不見特殊怪異，但兩者可貴的皆在於其表現手法。前者「玉堂春」這齣戲的結構簡單明瞭，場子僅有「三

堂會審」一場，出場角色只有巡按王金龍，藩臺潘必正，臬臺劉秉義，和犯婦蘇三數人。最妙的是，蘇三除了上場下場以外，整齣戲都是跪在臺口面對觀眾，唱出「西皮」的「搖板」「慢板」「原板」「二六」「流水」「快板」跟「散板」，把所有「西皮」的唱工都唱全了。而且邊唱邊做，佳腔疊出。此外，兩個老生扮演的藩臬兩司跟小生扮演的巡按大人，一面問案子，一面運用白口，眼神、笑聲，摺扇，隨犯婦蘇三供出的情節轉變，大逗其悶子，在在吸引住觀眾，百看不厭，久聽不疲，成為一齣流行很久的熱門戲。玉堂春在唱工念白之中，敘述過往的遭遇，現時的感受，和未來的企圖，並非用行動來作劇情的發展，是為其特色。

後者，端木方的「玉堂春」情節的交代也有絕大部份運用回溯法，或溶入人物的交談會話中。小說藉管理員老馮為觀點人物，由老馮來介紹、觀察、批評故事中人物的言行舉止。老馮是一名厚實可靠，不貪財不好色的單身佬，原來係公司裏芝麻粒大的警衛，由於課長余同泰的提拔，成為公司研究部的管理員。對余同泰佩服感激得五體投地。喜歡聽聽平劇，喝兩

杯老酒。這名人物令我們聯想到「玉堂春」一劇「蘇三起解」那一場戲的解差崇公道。當然，凡藝術皆貴在創作，老馮與崇公道兩者間我們實在找不出來任何邏輯上的關聯。但是，丑角崇公道這個窮酸的小官，是否帶給端木方創作時若干靈感，不失為一個有趣的問題。假設沒有老馮這名觀點人物，則故事的進行極可能要流為一般常見的平鋪直述，朱宛愉和余課長的對立是否會因而顯得坦露樸直，少了一份迂迴之美。

因為觀點人物巧妙地落在第三者老馮身上，讀者便能隨着老馮成為故事的旁觀者。俗謂旁觀者清。在這樣的一個濫情故事裏，讀者自然不喜歡將自我投射於中心人物身上。我們看戲讀小說，只喜歡幻想成為劇中的英雄或美人，却不願意成為那種不很正派的角色。且看老馮如何談論朱宛愉：「這位業務秘書，我一眼就料得到，不像是吃那一行飯的。」覺得她「眼神像牆上那幅油畫裸女一樣」。余同泰則說「她本來是——」究竟是何出身，讀者不得而知，不方便講明的總不會高尚就是了。尤其照片裏「朱秘書躺在上面的姿態、表情、眼神……真是赤裸裸的滿不在乎。」小說裏未曾交代朱宛愉對沙克的感情究竟是真是假。

為的是一見鍾情或為的是其他目的，在小說裏似乎無關緊要。當余課長告訴朱宛愉沙克業已離臺的消息時，「朱小姐攏攏長髮平平淡淡的說：『他走得了麼？他的護照在我這裏。』」讀來令人心裏冷颼颼的。

至於余同泰這個現代的梟臺，負有問審之責，又是何許人物？其「穿着打扮，周身一塵不染，從鞋尖到領尖直上鬚尖，幾乎是刀切似的，線條顯明而耀眼光。金絲眼鏡，淡琥珀鏡片，搭配三套頭的淺棕色西裝」，典型的商場幹才。路子寬，人頭熟，善於察顏觀色，逢迎諂媚，負責替上司排節目尋樂子。在公司裏弄出個研究部的名堂，掛羊頭賣狗肉，實際上是公司裏的九四俱樂部、高級人物的小公館，午妻公寓綜合體。朱宛愉的證物落入這麼一個人手中，也算屋漏更逢連夜雨了。

小說自始至終，登場的就這三名人物。類似戲裏「玉堂春」的架構。共分四節，第一節為頭段，第二三四節為中段，第五節為尾段。頭段交代小說人物，老馮、朱秘書、分別登場，並在對話中引出主要人物沙克和余課長。對老馮和朱秘書的性格有明顯的交代。朱宛愉第一次和老馮打照面，便要塞兩張大鈔給他。

。老馮則拒不接受。第二、三、四節充份描述朱、余對立衝突之形成，並帶出故事背景及前情。

第二節尤其精采，朱秘書與沙克認識，原是透過余課長的介紹。這介紹人不但有功無賞，還捲入這場是非。『宛愉啊，當初我可有言在先；要逢場作戲，權當私生活多一種點綴，千萬別動感情，玩真的。』作者這段人物衝突過程的描寫，細膩婉約，觀察入微，入人於信。朱秘書乍聞沙克離開，初是不信，余課長命老馮找出前個月報紙，朱看過沙克登的遺失啓事，「眉毛緊皺，眼神呆住了。」繼而吞吞吐吐，「我也不敢肯定，會不會給沙克耍了。」繼而語音窄窄細細……搗起臉龐，肩膀聳動不已。截至余課長數落她「好萊塢電影看太過份了，虧您還是個知識份子！」朱宛愉終於爆發了。構成了兩者之間的第一回衝突「朱小姐猝然甩甩長髮，昂然站起，嗓音澀澀的：『輪不到你來教訓人！』」衝突曲線上升至此點，又驟而下降。但情節的糾葛更往上推移。原來除了感情的債，還有財務的債。人財兩空。朱秘書頓感無依無力。「余二哥，您幫幫忙，拜託您。」朱宛愉這一路的心理起伏，在作者的筆下一放一收，令人嘆為觀止！

第三節回溯交代老馮與余課長之間的關係及所謂研究部的歷史背景。並抖出沙克的底細。黃春明寫「莎約哪拉再見」時，提到千人斬俱樂部諸人也有那種的嗜好。在某冊中蒐集各式各樣的毛髮。真是東西輝映，「彼」道不孤。科技的進步，使沙克更運用照相機及錄影機，留下彩色照片與錄影帶。在這一節裏，作者更巧妙安排老馮守着余課長送他的全套收音機和二十多捲的平劇花旦戲的錄音帶。喇叭裏傳出勾魂動魄迴腸盪氣的花腔媚調：「來至在都察院——舉目往上觀——兩旁的刀斧手——嚇得我膽戰又心寒——」充份暗示朱宛愉的結局。

第四節刻劃老馮的心理波瀾。那本相簿帶給他的困擾和焦躁不安。並聯想起他家鄉裏的寶貝女兒，算虛數將要三十了——朱小姐一般的年紀。胡思亂想，藉酒燒愁。然後帶出第二個糾葛，朱小姐告狀，余課長暴怒。人物的衝突爭戰勢不能免。

第五節高潮結尾，也是小說的尾段。再度引用平劇「玉堂春」三堂會審的唱辭，「玉堂春跪至在都察院——大人呀啊，玉堂春，本是公子他取的名——」暗示影射這是一場問審的好戲。余同泰這個人物的性

格刻劃在這最後一段才算完成。運用情節的推展，使讀者充份認識余同泰原來是這種趁火打劫，公報私仇，犧牲別人成全自己的卑劣小人。讀者看到「余課長攙扶着朱小姐，緩緩上樓來」，客客氣氣，甚至似乎彬彬有禮，却是笑裏藏刀。私底扣下公司要替沙克代墊給朱宛愉那筆錢的半數，並以那張相片要脅逼迫朱離開公司。情節進展到此，作者意猶未盡，余同泰還告訴老馮說：「還有一盒錄影帶，你沒看過哪！那要留着跟沙鬍子討價還價了。」同時，「那樣五層樓還要拆掉重蓋十五層大廈！研究部仍然擺到最高一層，我有信心弄得它多彩多姿……」有多少罪孽還要繼續在余同泰的手中玩弄出來？不禁令人掩卷嘆息。

端木方寫「玉堂春」，以戲劇情節刻劃劇中人物，其功力之深，運用之妙，已如上述。他所採用的乃是動態的間接刻劃，通篇不見作者現身說法，情節不斷保持進展，不致有停滯不進的冷場局面。這種人物刻劃方式如果情節提供的訊號不足，便會成為人物模糊，影像不清的「皮影戲」。這成敗之間端看作者人物素描的功夫：觀察的精細，認識的深刻，才情好資稟足，反應水平高，使得「玉堂春」裏的人物略經勾

勒，便栩栩如生。小說藝術的中心在於人物。人物寫不活，不談小說。小說之有別於故事，關鍵在情節裏一切的演變，包括時空背景地方色彩，是否為的是突出人物的性格，或只求講述一段有趣的經歷？「玉堂春」之好，好在人物刻劃的成就。

讀「玉堂春」，情節的發展演變，全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通篇沒有不合理的人為干涉。小說自成一套合理合情的內部秩序。彷彿依循某一軌道，自成體系。作者將這一個世界展現予讀者，讓讀者自行評斷人物，不受作者任何影響。讀者因而得到最大的趣味與滿足。

至於古今兩個風塵故事的對比，端木方是否有意提出人心不古，世態炎涼，已經不是本文所欲討論的範圍。不過，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對比一下蘇三與朱宛愉，這兩名古今女性的性格與其戀愛哲學，滿有趣的。

註：本文有關平劇「玉堂春」之解說參考明道文藝雜誌社出版張大夏著之「國劇欣賞」及三三書坊出版劉嗣先生著「細說國劇」第二集。特此說明，並致謝。